



王安平 著

何必当初

岁月如白驹过隙，人物的命运几经沉浮……

故事从武汉大学开始发生，在深圳发展达至高潮，再在合肥起转承合

女人商人好人歹人在爱恨情仇中展现了各自善良和丑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王安平 著

何必当初

岁月如白驹过隙，人物的命运几经沉浮……

故事从武汉大学开始发生，在深圳发展达至高潮，再在合肥起转承合

女人商人好人歹人在爱恨情仇中展现了各自善良和丑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必当初 / 王安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90-0215-2

I. ①何…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8738 号

何必当初

作 者: 王安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编辑: 蒋爱民 褚雅越

责任校对: 张明明

封面设计: 鸿艺工作室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uyy@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215-2

定 价: 42.00 元

那一份守望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评文学新著《何必当初》代序

(贵州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 丁润生)

毫无疑问，王安平是走进上个世纪那个诗歌“黄金时代”的那拨人。作为贵州高原的一个忧郁歌者，他总想用诗歌表达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思考。诗，是文学作品中的象牙之塔，历来欣赏者寥寥，对于诗好些人虽不善工而喜读，尤其偏心散发着灵性的“纯诗”，像他的《窗前的白桦》：

窗前 / 有一棵白桦 / 披了一身雪花 / 毛茸茸的枝头 / 洁白的流苏如画 /
他玉立在朦胧的寂静中 / 眺看远方的辉煌还想着牵挂 / 珊珊来迟的朝霞 / 虽然
为他抹一层银色的光华 / 漏下的光阴 / 就像零落的梨花 / 还会有多少潇洒

“白桦”，意象独具美感。临“窗”眺望，“白桦”一棵，凌雪玉立。“漏下的光阴 / 就像零落的梨花”，寂静中何来朝霞，潇洒中又怎样寂静。有意味的审美认知，衬托出特定年代的怅惘与孤寂，契合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群美学理想。

“文变染乎世情”。追逐着诗歌梦幻又转型小说的王安平，刚一出手，《离休之前》就荣获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小说征文创作二等奖。之后，笔耕不辍、成绩可观。近三年来已经推出两部长篇小说，让人刮目相看。这不，27万字的长篇小说《何必当初》打印稿，今年初春已摆上案头。以朴素、冷峻的文笔，描述了主人公跌宕的命运和生活中的爱恨情仇，其所演绎的故事算不上惊心动魄，初次浏览似乎还有点儿单调，但最终，主人公的“那一份守望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却不能不令人遐思、喟叹。



一、叙事：建立在梦忆上的策略

一般来说，小说是整个西方文化思想所抵达的高峰，小说也是现代最流行最普及的文学样式。诚如王先需所言，英语小说 novel 一词源自拉丁文 novellus，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新奇”的意思，小说故事的新奇有趣，情节的跌宕起伏，总是维持读者阅读兴趣的很重要的因素。（见：《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2—143 页）

《何必当初》一开场，设置了悬念并作煞有介事申明，“本故事就是想通过主人公的命运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人生是一幅美好而充满陷阱的画，或美好或诗意，或荆棘或痛苦，也就在一念之间。……”尚不知道作者在卖什么关子，势必激发想去读的好奇。细读文本，果然有趣、耐读。

开篇推出梦境。主人公近段时间身心疲惫，噩梦不断，总是梦到她被那个人那个了，甚至，“不是梦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他，亲吻她，就是梦到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向她诡异的发笑，笑得很狰狞”，“切齿腐心的夜晚又添上了岁月磨砺的痕迹”。相隔仅三天，公司派遣出差深圳分公司搞调研，同学闻讯接风洗尘，五朵金花开怀畅饮，口无遮拦，荤段子联篇。夜深回到宾馆欲火燃烧、情不自禁，酒酣耳热的张总敲门探望，定力把持不住，一触即发，情愫激荡，金风玉露喜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小说文本采用这样叙事，是将故事建立在梦忆上的策略，通过夜之“静”反衬人之“动”的反差，凸显主人公的崎岖坎坷。如同好多知性女性的遭遇，眼前这女人的婚姻，像断线的纸鸢在天空中飘来飘去，看似美好，却总把持不住，只有欣赏的份，而无享受的缘。直至故事结尾，才走出情感编织的怪圈，而故事则余音绕梁，渐行渐远，显现出人性中最本质的内涵。

以现代视角诠释人的一生，每个都有故事，只不过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淡无奇。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经贸活动，本是互通有无、货畅其流、实体或者是服务的一个结合，透过经贸的合作，改善着人们的生活，可以创造更多新的价值，能够碰撞出许多故事。《何必当初》如此艺术效果，显然精心设计，精妙、有意味。上苍造化人，谁不想做个有品味上档次的女人。置身经贸活动，偶尔放肆一点孟浪一下，便有寻常女人意想不到的妙处可言，结果呢，生活总是悖论，事与愿违。正所谓，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时间

最具腐蚀力，命运最为神秘，主人公所有的努力都像留不住的风景，仿佛是对生命正道刻骨铭心的守望，而爱恨情仇与人生困境却相互映衬，恰如狂风摆弄的树叶如同暴雨驱散的微尘，无奈和悔恨无情地糅碎了心灵，就像故事结尾那段引人思考的议论：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曾为自己的或过失或错误或无知或……付出过代价而懊悔，也会用一句话来慰藉自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追寻”：爱恨情仇演绎

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跟回忆录，传记等有一种本质上的区别。传记的价值在于，它提示事实的新颖与准确。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某种存在着但被掩盖着的可能性的提示上；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见：《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53页）

如果说，传统小说诉诸人的感性，现代小说诉诸人的哲思，毋宁说，《何必当初》兼具二者潜质，表层是感性映像，深层则为哲理沉思。故事由三个跨度空间和近二十年跨度时间之情节段落连缀而成。一层是李月华与刘东的故事，另一层是李月华与桂思成的故事，还有一层是李月华与张尚进的故事。三层故事叠加为曲折引人的叙事，即一个职场白领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故事从武汉发生，在深圳至高潮，再到合肥起转承合，女人商人男人的爱恨情仇，透露出一种人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凉情绪。

故事一：从鄂豫皖大别山走出来的姑娘，武汉大学中文系四年深造，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萌生了冲破藩篱和浴火重生的勇敢，”像一朵初蕾光鲜照人，需要阳光的沐浴和雨露的滋润，才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而爱情呢，小荷才露尖尖角，“春心的跳荡，像蹦的一样的跳荡，使她有了女儿身的那种渴求和冲动”。期间，做家教时巧遇中南财大刘东。毕业之际，被推荐进了深圳爱华集团，日后还升迁为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职位，年薪拿到20万，丈夫又被调入，在别人看来事业爱情双赢。因为丈夫的狭隘和作为副县长夫人婆母的苛刻，“她很想像佛说的那样坚守那一个，可她最终没有坚守住，失去了”。经历婚变，即使工作再累再苦，始终关心父母、对小女儿不离不弃，这种人格是经济社会中最值得赞扬的，也可说是最高尚的品格，是孝是爱是



人性。公司老总张尚进成人之美，旋即二度春风，又掉进了火坑。两次婚姻，两次情感伤害，“生活的五味杂陈，几乎把她呛昏过去”。为着心灵解脱，更为了追寻精神的慰藉，在深圳与张总一夜任性，“你就是我心中的一盏灯啊！”“我不需要他伴我一生，我只需要心中的拥有”，结束了多年来相互以纯粹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守望，倾情地释放了人性，由此惹怒继任丈夫以怨报德。

故事二：继任丈夫自小荡迹于市井，“是个‘吃雷的胆子’的人”，恰逢新旧体制进退跻身商贸，凤阳叫花街掘得第一桶金，市场竞争残酷，弄得一无所有，所幸张总提携，坐上了分公司经理位置。然而，肥缺是一把双刃利剑，从不知道珍惜的桂思成，心机诡诈，行事隐秘，“婚姻，对他来说，就像一个美丽的梦”，设局骗婚抱得美人归，总把李月华当成泄欲工具。一次广交会上，结识了华东电力上海天华集团老总，两人臭气相投内外勾结，燕南飞赚得盆满钵满远走加拿大，桂思成鲸吞了资金 3000 万人民币，由此导致广州分公司帐面大漏洞。桂思成骨子里埋藏着疯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怀疑老婆出轨仇恨公司报警，公然在夜幕下的合肥，劫持强奸了张总的夫人导致其受辱自杀，法律制裁了歹人，良心谴责着女人。

故事三：张尚进，爱好文学擅长书法，极富人格魅力，一个成功的儒商，行进中的爱华镜像。老总办公室墙上的山水画题诗，“云帆直挂时，/破浪重生。/长风催人老，/沧海万里行”。诠释着追求无止境的抱负与气场。恢复高考入湖南大学新闻系，当时校园里充满了献身中国改革开放的激情，大学校园带来的对人生、世界的影响无所不在，毕业后到合肥晚报社做记者。人生难得几次搏，辞职下海涌入深圳第一拨开发大军，结果风生水起，业务做大做强后还把公司总部搬迁到合肥，还积极投资公益事业，并且聘用了良心都商黑了的发小桂思成，自此埋下了祸根。商界称之为“清教徒”；政界说此人是“独孤商士”；江湖上则戏谑地称其是“守财奴”。遥想当年，心仪武大才女李月华，得知名花有主，黯然神伤。直至母亲垂危，“孝于亲，所当执，”带着感恩与车祸中救助母亲的司徒静姝老师结婚，喜添儿子后相互厮守，婚姻波澜不惊，夫妻生活从无激情仅仅是责任履行。即使心中掖着藏着暗恋，曾被炒作绯闻，“他和李月华的关系就像在钢丝上跳舞，小心翼翼，”保持了做人的正直。多年来的惺惺相惜，踮着怜爱的脚步，在深圳宾馆，

人性在情感世界升华了一回，谁能料想，节外生枝了一出预想不到的惨剧，心中汹涌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

文学中的“追寻”可谓源远流长。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阿宋取金羊毛和俄底修斯的历险。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一生自强不息，探索真理。包括现代主义巨著《尤利西斯》中两个各有心灵创伤的广告推销员布卢姆和青年教师斯蒂芬，在都柏林城一天的游荡，都是经典的“追寻”。“只不过到了近代，英雄追寻的不再是绝世珍宝，而是灵魂和人生的归宿了”。（王先霈王耀辉：《文学欣赏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0页）中国大陆新时期，张承志的《黑骏马》，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在草原深处找寻那个曾经照亮生命的爱情。索米亚纯洁人性之美让人震撼，主题意蕴则是对生命意识的“探寻”。（拙文：《文化历史情结与生命意识探寻——论张承志的创作》，《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7期全文转载）甚至陈忠实的《白鹿原》，借助魔幻现实主义，描写白鹿原上五十年间的腾挪起伏，曾经的重振家风与搏杀，岂不是积淀着文化历史情结去对民族秘史作“探寻”。（拙文：《文化历史情结与民族秘史探寻——陈忠实创作论》，《黔南民族师院学报》2006年第2期）

《何必当初》，叙述颇具张力，爱恨情仇故事和悖论式“追寻”缠绕交织。诚然，要让人生开花结果，最需要的是有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李月华与张尚进，一个始终以内生生命憧憬为动力，一个按着商贸脉搏律动创造财富，行进中的爱华公司记录下两人的“守望”与“暗恋”，而两个故事最终的融合，恰恰是根植于他们的故事都有在跌宕命运中对心灵归宿的不弃追寻，却遭遇着人生陷阱；人的悲喜本是一体的两面，互为消长，刘东想要儿子闹离婚，其实是俗世俗人的追寻；而桂思成闯荡商海破坏诚信，代表着贪婪和毁灭，体现了商贸活动原始积累期利己主义者本性，又何尝不是恶的追寻。循着这样的思路解读《何必当初》，可以接近“形象大于思维”命题，而素来喜欢读书的作者，还在张尚进办公场景聚焦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显然受到了“追寻”这一原型情节结构的影响与启迪。





三、终极关怀：拷问人性勘探人生

中国大陆每天有 700 种各类新书上架，加之网上碎片式图书的急速抛掷，让人眼花缭乱。突出的问题不是书而是读，不是书有没有讲述了故事，而是故事里有没有思想。《何必当初》让人动容，既叙述了故事又阐释了哲理，既演绎了爱恨情仇又勘探了人生、拷问了人性。

米兰·昆德拉还曾就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发表过一些看法：“生活是一个陷阱。”但“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观察。”（见：《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第 34 页）

《何必当初》，叙述的故事互为裹挟而又纵向叠置，描绘出了“人生是一幅美好而充满陷阱的画”，（《何必当初》作者语）吻合了米兰·昆德拉的观点。其中蕴藏的哲思，即对人生陷阱的观察所传达的终极关怀，旨趣不只是让女人从压抑与忧虑中解放出来，在温柔与浪漫中陶醉自己的身心；或是让男人能够了解女人的困扰，体谅她们的脆弱，懂得女人的妩媚；而是在叙述技术运作下逐步指向故事的深层，引发读者了然何谓人生而作形而上思辨。

更深入地审视《何必当初》取向，明显地存在一种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还不排除经验主义因子：李月华的未婚先孕、与张总一夜之任性；桂思成卑鄙和流氓犯罪；张尚进的暗恋和婚外情，甚至燕南飞乱搞女人阅尽人间春色，包括五朵金花的偷情、养小白脸等等，都可以看着是建立在崇尚个性主义与性自由的道德价值取向。但作者其实是在勘探人生，拷问人性、观察社会。人生是大舞台，需要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方能有滋有味，许多人只是站错了舞台，才使短暂却珍贵的一生耗费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角色上而懊悔；而人性，即人的本性，本是人类社会推进中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个答案众多的话题。时代变化，现代生活节奏已由“缓慢”进入到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商贸活动的喧哗与骚动，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能整全，“这个整全，不只是信仰、信念和思想的统一性的整全，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整全性”。（陈晓明：《文学的时代难题与碎片化的疑虑》，《读书》2015 年 5 期，第 80 页）每个生命个体，从此要独自承受生活的艰难，其所作的努力或挣扎必然多指向性，人性的表现亦必然多样、多棱。

李月华们的“追寻，”其实也预示着某种人类生存不可预料的后果，并

揭橥了一个真谛：人对生活追求的欲望和权利，不容漠视不可小觑，存在即合理。而商贸活动所激发出的欲望活力和人之智慧，烛照着人性的温暖与诡诈，洞穿着人性的脆弱与幽魅，反省着人性的缺失和贫瘠，警醒人如何在困境中生存乃至突围。只有这样的艺术构思，才能真正承载起谪诤人的命运指向，才能扩张小说文体的叙事功能。

四、宿命：光阴蹉跎人分情离

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阅读碎片化已成风景，同时新技术的压力也逐渐增大，“文学的趋势似乎是向着一个衰落、萎缩境遇变化，甚至要走向终结。”（陈晓明：《文学的时代难题与碎片化的疑虑》，《读书》2015年5期，第78页）但也为书写的“个人化”提供了契机。与1990年代后崛起的“新生代作家”写作策略有所不同，王安平不跟风“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一只眼注目“宏大叙事”，一只眼瞄准“底层写作”，往往预示着人之不可测命运，宿命意识弥漫着文本延续到至今：《酒祭》，妻子狂饮茅台，念想老山前线阵亡的初恋，曾经沧海难为水，隐痛让夫妻感情出现裂痕；《风流贵子街》，那一对“悲悯”的目光，一直俯视青石古街与官场在拆迁博弈中的民生诉求，最终，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训；甚至《宋思一将军的跌宕人生》，将宏大叙事转向为人生叙述，已经越过了国共对峙题材“能不能谈”的层面，进入了“能谈什么”、“谈到何种程度”的层面。而对生活的解构、对生命的嘲弄、对历史的颠覆，有点儿像凸透镜：一个记忆不完整的民族要如何真正的自省，要如何与对历史有不同认知的外部世界对话与接轨。

《何必当初》的模式设置，并非依循事件的逻辑来建构，由梦境导引，由思绪牵出，并由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牵出故事的情节线索，其他人物的思维也在时光中倒流，回望自己的人生之旅。看似不经意的引子，没有理想高扬，而是感伤流淌，主人公李月华的精神纤缕来来回回穿越时间隧道：

刘东再婚出国日子狼狈，老泰山被双规，妻子去跟了一个英国佬鬼混；桂思成，逾越常规的生命活动令人惊悚；青涩的波儿冥冥中有一种宿命，初恋是刚被查处的市委书记的儿子；张总满贮生命活力，二律背反却似幽灵般



魔咒着移情别恋，夫人惨遭凌辱含恨殒命；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驻足司徒静姝墓地悲凉不已欲罢不能，“刘东是她生活的痛；桂思成是她生活的过客；张尚进是她生活的梦，谁是她生活的全部呢？”在自己和司徒静姝之间，张总“他再怎样爱她，她也只是他临时的停靠；他再不怎样想她，她也是他永久的码头。”光阴蹉跎，不别说人分情离，即使残存念想，已经被浮尘埋葬，慧心颖悟，落寂顿生，“我这一生注定就是患难江湖的命”：

我是一只躺在岸上的鱼！注定了死亡，也注定了彷徨，也许有一天我遇上了雨水。但那时可能我已走过奈何桥。我宁愿受尽煎熬，也不愿喝下孟婆汤，使我忘了你的模样！

往事如烟沉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商贸活动如此纷呈精彩，主人公结局却如此沉沦悲切，印证了“生活是一个陷阱”道理，谶讳了人生宿命，撕开了人性奥秘。故事里所有人的所有努力，看起来都很执著却是徒劳，而这种徒劳能指哲学玄机：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过程那样，最初似乎是找到了心理的寄托，而当巨石不再成为心中的苦难之时，似乎更找到了语言的自信，吊诡的是，“追寻”的过程茫然失措，伸出你的舌苔或空荡荡，那种感觉岂止是无奈和懊悔。

诚如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先生审读《何必当初》致函所言，“……由当初的选择导致悲剧的结局，既是人物性格使然，更是人生的宿命；作品便不仅仅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更有了探究人性和生存的深度。”

结 语

《何必当初》，比较看重情欲对情节对人物梦忆的连缀作用。于是，不纯然走《金瓶梅》路子，而类似《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唯美描写，以一份超然的历史观和豁达的生命观审视人生，从情欲萌动到情欲的煎熬到情欲的释放，明显地构成故事的推进。形诸故事的环境描绘、性格塑造，场景细节勾勒，效果逼真，很给力。看似言情，实则是丈量人生轨迹，探究人性观察社会，探究“追寻”中灵魂和人生的归宿，往往能够充实人的心灵，涤荡人的心魂。

此外，以富于情趣的“空间形式”连缀情节刻画人物性格，也值得点赞。文本镜像充满张力有极大的包容量，将大别山的闭塞、武汉大学优雅、深

圳的喧哗、合肥巢湖大酒店的豪华等等，像万花筒般影现，利用空间来拖动整个叙事的进程：痴情守望追寻不停，命运的春天总难降临。生活给出的反讽及乖张，仿佛消解了生命意义，但女主人公李月华的善良、任性和执著品格，却颇具艺术魅力。

语言幽默俏皮，颇有点文化小说风味。“全知视角”讲述故事，散文笔调书写习俗民风，吟咏诗歌为人物心理作注脚，显示出一种还原生活的文字能力。鲜活的俚语和土话，像“梭进、脚都是涩的、茅稗插秧窠、乜了一眼、憨楚楚的、鼓到挨……”等词汇，刻画人物性格鲜明，描绘生活场景生动。

毋庸置疑，《何必当初》也存在一个反省的问题。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出冷门。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称，“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网上“爆米花”学人，抛出了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式的大师为什么没有了之问，随即追加了另一个问题，“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学界快速反应作了睿智回答，“今天的作家，不再是去重复书写那些十九世纪那些人类已经琢磨的命运，而是要去看今天这些‘最不可捉摸的命运’”，而“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表现，是有相当难度的，对‘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表现已经轻车熟路了，实际上，我们的文学一直在重复这种工作，但是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表现鲜见矣。”（陈晓明：《文学的时代难题与碎片化的疑虑》，《读书》2015年5期，第77—78页）此番话深刻，焦虑当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隔膜，批评一些作家的置若罔闻。

愿王安平瞩目今天的世界正在被重新整全，应对文学的转折和困境，乘着缪斯歌声的翅膀，去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捕捉，留给大历史最深刻的记忆。

是希望也是祝愿。

2015年仲夏夜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寓所



—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曾为自己的或过失或错误或无知付出过代价而懊悔，也会用一句话来慰藉自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样，今日又怎样？本故事就是想通过主人公的命运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人生是一幅美好而充满陷阱的画，或美好或诗意，或荆棘或痛苦，也就在一念之间。读者要褒要贬，随便。

本故事的开篇绝不故弄玄虚，请读者就像品咖啡一样慢慢欣赏、品味。请注意，故事开始了：话说主人公李月华，李月华是个女人。当夜也就是昨天夜里南柯一梦，梦中梦到她被那个人那个了，不言自明，你懂的。由于是噩梦，她很快惊醒。望着天花板发愣，现在的天花板也叫顶棚，顶棚四周装有可以调强弱光度的一个一个闪着亮光的菱形射灯，中间没装灯具，拼接的一簇玫瑰鲜活的跟真的一样。此时并没有开灯，外面的光反射到天花板上倒有些朦胧。在若明若暗的屋子里，她竭力搜索梦的碎片拼接整理复原，其情景跟真的一般清晰可辨。

梦境出现之前，先要说明的是，近来主人公李月华身心有些疲惫，每到夜深，她就做噩梦。不是梦到有人从背后抱住他，亲吻她，就是梦到一些看不清面目的人向她诡异的发笑，笑得很狰狞。因此她最怕夜晚的来临，就像怕天黑下来遇到狼一样。可越怕就越天天都要面对。她的那一个，应该说是她的男人出门个多月了，没有男人的家的确少有安全感，但她不想要他回来。因为他回来了，噩梦就变成现实了。梦里的梦是虚幻，现实的梦才是噩梦。她也这样想。才隔几天，又做了同样的梦，这就有些不太正常，可就是做了，她控制不了啊，今





夜又是个轮回，不想做都不行。

梦的情景是在一个深夜，皎洁的月亮挂在夜空，不紧不慢的催着时间，仿佛是在拨动着地球的轮子一个印子一个印子的滚动……咔嚓，一声轻微的声音惊醒了半睡半醒的主人公，她的心颤跳了一下，浑身就有了寒气，肌肉也开始收缩，双手不自觉地抱住自己的前胸。随即便有了极轻微的脚步声和脱衣声，皮带扣碰撞了衣架，发出声响，静夜中十分地清晰震耳，彻底把主人公吵醒。余音还在绕着房间婉转低回，黑暗中的人影已经梭进了主人公的被窝。他的手直接就伸进了主人公捂住的前胸，因为他从来就没考虑她是否愿意的问题，主人公几乎是紧箍着的，人影没有得逞。他似乎有些懊恼了，就粗野地掀开她的睡帘……闪电间，她只感到她贴遮在隐秘之处的物件被人影粗暴地扯去而随手一丢，就像是一只被惊动了的蝙蝠慌乱地展开翅膀翩翩而飞，划一道弧后蜷缩在角落。她又下意识地捂住下体，试图反抗，人影的力量此时实在太大了，几个回合后，她不得不喘着粗气缴械投降，黑暗中的人影最后还是得手了，趴在女人的身上继续着他的放纵……主人公挣扎，沉浮。突然，一种被撕裂的感觉锥刺着她的大脑神经，她“哎哟”一声，猛地抽身坐起，一把推开还趴在自己身上的黑暗中的人影，骂了一句：你简直不是人，是畜生！

被推得差点滚下床的黑暗中的人影折腾她却没能尽兴，反手很报复地用力捏了她的乳房，捏得她非常的疼，她哎哟了一声后，以极快的速度抽了他一耳光，并怒骂：尼玛的流氓！黑暗中的人影不经意地挨了这一下，捂着脸：敢打我？虽是怒火满腔，黑暗中发现女人那副拼命的样子，也不敢怎么样，赤裸着身子骂骂咧咧地走了。

主人公挣扎着醒来，浑身汗湿，还喘着粗气。一个残酷的梦就这样折磨得她不可再睡。

此时月光正明，清辉穿过纱帘淡淡地洒在地面上，衣橱上，薄被上，斑斑驳驳，形成了不规则的靓影。静寂的夜，清冷而漫长，那些个虫儿、蛙儿的唱起了流行歌，一浪高过一浪，一波赛过一波，似乎是在完成一场接力赛来赶走黑夜，迎接白天。李月华却嫌这声音太烦，太响，注定就是她的魔咒，只差把她的心吵碎了。

主人公李月华望着满辉的夜色却辗转难眠，回想着走过来的每一个白天，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日子啊，姐妹们的笑声时时地在耳边响起，就像催人奋进

的旋律。男士们的眼睛闪着多情的目光，她就像一尊被欣赏的雕像，接受众人的礼遇。而送走了的每一个夜晚，却是她的惊魂之夜，她就像一个锁着脚镣的性奴，遭受着折磨和欺凌却要忍气吞声，苟且着度过每一分每一秒。想着想着，李月华不禁潸然泪下。

月亮悄悄地溜走了，跟着它的黎明逐渐地走了出来，唱了一晚的虫儿、蛙儿也偃旗息鼓了，远处的鸟声传过来，大地又有了生机，可李月华非常的疲惫，她是陪着月亮走完了黑夜，伴着蛙鸣迎来的天明，可以说太累了，精疲力竭，她一点都不想动，就想好好的睡一觉，可现实的事情不容她，她还硬撑着起来，不能误了工作。在洗漱间照了照自己，镜子里的女人一夜没睡好，上眼皮有些肿，瞳孔充满血丝。切齿噬心的夜晚又添上了岁月磨砺的痕迹。“李月华啊李月华，这难道就是命？”一向不相信命的她，开始动摇了。

主人公一路走来，事业上春风得意，就像夸她是女强人那样的风光。生活中，她就像其他的女人一样，经历着女人应该经历的事情。也许是强势的女人天生的弱点吧，婚姻总是像断线的纸鸢在天空中飘来飘去，看着是美好的，但却捉不住，只有欣赏的份，而没有享受的机缘。有时她会乱想：与其命运注定我的人生不能完美，不如干脆独闯江湖一生；如果爱情真的不能伴我一世，干脆放飞自由的翅膀，享受独自灵魂的清静。

“我是一只躺在岸上的鱼！注定了死亡，也注定了彷徨，也许有一天我遇上了雨水。但那时可能我已走过奈何桥。我宁愿受尽煎熬，也不愿喝下孟婆汤，使我忘了你的模样！”李月华不知咋的，突然地就想起了这段他曾经读过的话。

由梦而感言，李月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

二

现实中的主人公由于被那个梦困扰，睡不着，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亮得就像白天。喝了一杯冷开水后，她开始梳洗，梳妆镜里，她看到了无精打采一脸疲乏的自己，萎靡得就像快风干的葡萄，紊乱的头发枝枝丫丫，宛似山野的茅草。如果不上班，她决计是要补一觉的，而今眼目下不行，她还要做一个投资计划书，老板急要。想到这里，她开始忙碌起来，漱口洗脸按摩化妆，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换了身衣服，再在镜子里一照，



好像变回了原来的自己，浑身又光鲜起来。此时天已大亮，她挽着刚刚买的时尚拎包 Chanel(香奈儿)，走出了自己的却极不愿意进的家门。

她的办公室在八楼，顶楼矮一层，坐电梯如果没人的话，大概 50 秒。为了安全，八楼的门窗都是全封闭的，其他的人都没上班，显得冷寂。她一时无聊，就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城市，想在看城市的这个早晨卸去那个梦，那个梦让她赌输了十年的青春。

城市还在烟岚之中，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被似云似雾的烟岚纠缠着，剪不断理还乱。城市很朦胧，在她的眼底成像的是各种不同的，又是五颜六色的画面，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清晰时，尽是一些她很不愿看到的，诸如闪着霓虹灯的 KTV 里，男人们搂着小姐声嘶力竭吼歌的情景；坐在步行街的残疾人伸着半条腿，眼睛可怜巴巴地求着别人的施舍，嘴里还喊着含混不清的话；搂着女朋友招摇过市的年轻人，目中无人地嘻哈打笑，玩着他们的暧昧；一个体面的女人挽着穿着讲究，坐着豪车的土豪遛步，被一个苍苍白发的买菜老太碰了一下，体面的女人骂了一句：臭农民！土豪不屑，跟着骂：没长眼睛的东西！

.....

模糊时一片混沌，不光是远处的东西是模糊的，连眼前的近得只有几米远的物体，她竟一样都看不清，就像是眼睛得了白内障，是一片灰白。她不知道是看得清好还是看不清好，反正他在这八楼呆了差不多十二年了，就没看清楚过这座城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此时，太阳已不那么温柔了，月亮却还恋恋不舍地挂在浩瀚的天空，很不情愿地就这样被太阳占有光辉。主人公李月华木愣愣地站着欣赏城市的风景，看着城廓逐渐现出来，看着沉寂逐渐褪去，看着狂噪逐渐醒来。这个早上，她似乎一下子就把这些年来所有的思想积淀都弄明白了，原来人不能活在沉睡中。她蜷回身子，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秘书李蕾蕾抱着文件夹踩着高跟鞋急如火火地跑过来，连门都不敲就径直推门进了副总经理兼主任的办公室。“华姐，张总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李月华刚将杯子拿到手，还未去饮水机接水，就被这疯丫头吓了一跳，“啊，火烧房了，你看你这心慌急倒的样子。”她嗲怪地一把拉过李蕾蕾：“以后做事稳重点，别急爆爆的啊！”

“是——华姐。”李蕾蕾拖着京腔回答。少顷，李蕾蕾扭起个脸盯着李月华看，“哟，华姐，你眼圈咋就这么黑呀，眼里还有血丝呢，昨晚没睡好吧？”

李蕾蕾惊乍乍地，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副诧异兮兮的样子。

“是啊！深夜做了个梦。”李月华不慌不忙地回答，“醒后就睡不着了，尽回想梦里的情景。”

“哎，做什么梦呐华姐，是好梦还是坏梦，能说来听听吗？”李蕾蕾一副不懂事的样子，“不会是噩梦吧？只有噩梦才会使人睡不着觉。”

“鬼丫头，我会遇到什么噩梦啊，就你想得多。”李月华嫣然一笑，这一笑有些勉强，“快说，张总叫我又有何事？”其实她多么想和李蕾蕾倾吐心中的苦闷啊，可她不能，只得按捺下自己心中的那份疼痛，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应付着眼前的的小姑娘，心里却轻声骂了一句：“说来你也不懂，傻妞！”

李蕾蕾用手蒙着嘴，对着李月华的耳朵，神秘兮兮地说“哎，华姐，你那个梦呀，是个美梦，是我们桂经理爆晒狂野美女图吧。你还别怪，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桂哥不凶猛点，还不是怕你红杏出墙？”她说话很小声，蚊蝇般地在李月华耳边嗡嗡。李月华还以为她要告诉她什么秘密，故意小声，听完才知道上当。“去去去，没得点正经。”等她反应过来，李蕾蕾早做了个鬼脸：“拜！”一溜烟去送文件了。

李月华呷了一口开水，望着李蕾蕾的背影消失，心中泛起阵阵隐痛，什么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什么红杏出墙，这些词就像一个小虫，撕咬着自己的心，李蕾蕾虽是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无异于一把剪刀剪开了心，一半是刘东留下的创伤，一半是桂思成划开的口子。创伤已然结痂，但有疤痕，成了永远的记忆。划开的口子在流血，一滴一滴，一滴一滴……

忙了一天的李月华回到家里，就感到浑身乏力，还隐隐地感到睡意不时偷袭而来，但她却强行支撑着。她的丈夫出门已经一个多月了，她清静了一个多月。在家也是分床的，虽然分床已经一年多，她也不会担心他没女人，就是因为女人才分床，她鄙视他。昨天厚着脸皮打电话，说要回来吃饭。毕竟夫妻一场，她还得担当起一个夫人的责任。她洗了把冷水脸，冰激了一下神经，似乎觉得清醒点了，挂在墙上的时钟也正好敲响18点。自从波儿上学开始，波儿上的是贵族学校，全托管，只有星期天才回家。他们中午是在职工食堂吃饭，下午也可以吃食堂，也可以自由安排。食堂吃得腻了，就想回家做点可口的。因此，她经常是中午吃食堂，下午自己动手，这成了惯例。再累，她还得尽这份责任。

